
关于丸山真男的随笔两则

俞佳儒

以下是本学期阅读过程中形成的几篇随笔的内容，最后整理成为两篇，一长一短。第一篇讨论战后丸山的现实、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关联；第二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谈谈阅读丸山真男的意义。语言并不非常学术性。由于对于丸山的阅读尚不充分，一些观点可能有偏误。

丸山真男的现实、思想与行动

对于丸山而言，他的很多研究都来自于对现实的关怀，使他一炮而红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就来自于他对帝国日本的思考，思考现实中帝国日本的覆灭就有必要回顾它的逻辑。他对于近代性思维、现代性、历史意识的古层等等的研究，同样来源于对于日本（祖国）近代化的关心，通过回到思想史，他探讨了日本近代化有什么基础，日本近代化遇到的问题等等现实话题。^①

1、《开国》

在《忠诚与反叛》一书中，丸山真男也多次流露出希望为现实社会提供些什么的想法。在《开国》中，丸山写道：“对身处第三个‘开国’正当中的我们而言，我们不该只把历史上的开国看成特定的历史现实，还应当自由地从中汲取关于现在的问题和意义。”正是在这种想法下，丸山将自己的工作引到了超历史的层面。在《开国》的最后，丸山甚至更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应该从哪里汲取经验，那就是日本帝国形成、扩张和崩溃中日本人经历的牺牲和痛苦体验。放到《开国》的语境中，那就是第二次开国将一个个封闭社会打碎后，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反而成为了规模更大的单一封闭社会——天皇制国家。

^① 商兆琦：《从获生徂徕到福泽谕吉：丸山真男对于“近代性思维”的探索》；王前：《再论丸山真男与现代性：一个失败的抑或是未完成的 Project？》，均见许纪霖、刘擎主编：《丸山真男：在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和王前的书评：《丸山真男也“转向”了？》。

从《开国》中可以看到，维新后的自由风气没有能够像福泽和丸山强调的那样，产生“社会实际交流的扩大化和利害得失的多样化，与抽象的形式性规则的确立间密切的内在关联”，没有“在旧行动方式瓦解的混沌中”孕育新的、开放的新范式。天皇制国家、帝国日本的诞生意味着，“在旧行动方式瓦解的混沌中”出现的是披着现代外衣的、仍旧是旧的范式。这种旧的范式获得了现代国家（巨型利维坦）的强大能力，将日本统一为了单一的封闭社会，并将这个社会吸收进自己的体制，于是近代市民的政治伦理失去了“社会”这一场域，无法展开。

2、剧目重演

那么必须思考，这篇成型于 1959 年的、探讨近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的论文，与 1959 年当下的日本有怎样的关联。

可以看到，丸山指出了维新初期的那种朴素的自由风气和明治 14、15 年后政府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复活之间的关联。在这里，丸山更加侧重的就是道德上的失序。

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同样是一片道德的焦土。^①传统的道德随着帝国的瓦解再一次崩溃。这与第二次开国是多么相像！第二次开国带来经济混乱、物价飞升，第三次开国带来了黑市黑商横行；第二次开国迫使女性成为娼妇，这种剧情在第三次开国再次上演，性始终是社会混乱出现较早的领域。这代表着女性这一父权制下绝对的弱势群体已经无法生存，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但是在这种失序的自由中，至少在言论上还是有自由的。

自由过了头，秩序就会反击。这一逻辑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思维。香港动乱时，在英国的内地留学生齐声高唱《过火》中的歌词：“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同样是这个逻辑。第二次开国后的日本，在面对道德的失序时选择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复活，不能让“自由过了火”。

那么丸山所面临的时代呢？“回头路”（逆コース）再一次出现了。^②新的“回头路”是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进行的，“赤狩”、审查、复古、君之代等

^①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第一章。

^② 荻部直『丸山眞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 年、163 頁。

等，让当时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回忆起了恐怖的“治安维持法”。丸山对此抱有危机感，他看出了吉田茂的自由党政权中的“法西斯”倾向。^①

可见日本的第二次开国和第三次开国上演的剧目（scenario）是类似的：国家在膨胀、变质，^②社会在萎缩、在被吞噬，^③个人的主体性依旧难寻踪迹。这也是为什么丸山会在《开国》中说现在（当下）的日本也还不是开放社会。但丸山此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④他希望能通过《开国》中一些“非历史”或“超历史”的东西警醒战后的日本人，不要让这一剧目继续下去。

3、《忠诚与反叛》和《古层》

《忠诚与反叛》也有其现实背景，那就是安保斗争。当时的岸信介政府动用右翼力量和警察阻止反对派议员进入国会，强行通过安保法案，使得反安保的运动发展成了反对岸政权、保卫民主主义的运动。岸信介等人不解，认为现在（当时）的学生已经不爱国了。

《忠诚与反叛》似乎就回答了岸提出的问题，但它最终也没有给出答案。我们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丸山在文中大声疾呼的依旧是主体性。岸信介所期待的那种忠诚是没有主体性的忠诚。这与《“现实”主义的陷阱》中丸山指出的日本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即“当权者选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也隐约有关联。^⑤

而有近代主体性的忠诚，反而会催生出反叛的力量。“无忠节者亦无叛意”，短短一句话就能为安保斗争提供辩护。

丸山希望自己能够践行者众主体性，因而他参与了游行，向国会进发。在这过程中，他宣称自己是以“市民”的身份参与游行的。^⑥“市民”，在丸山这里，就是近代主体性的代名词。

但是 1960 安保斗争很快就退潮了。其实在这之前，丸山可能对这一现象已经能有所预见。他在谈论“政治的无关心”时就已经发现，同样是这些人会忽然

^① 荻部直『丸山眞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 年、165 頁。

^② 关于国家，丸山在《政治的世界》《人与政治》中有讨论。

^③ 《忠诚与反叛》中对羸弱的中间阶层的讨论。《开国》中对社会没有得到发展的讨论。

^④ 在转向古层研究后，有人是这么批评的。

^⑤ 缺少主体性、日本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和日后丸山古层研究中的“永恒的现在”同样有着类似的逻辑。

^⑥ 荻部直『丸山眞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 年、178 頁。

热情地参与政治（《政治的世界》）。这被丸山归结为政治化、大众社会的问题。安保斗争最后也像丸山担心的那样结束了。他也进入了失落期。^①

丸山后来反思日本的大众社会，认为它没有“型”“形式”（《丸山真男座谈》第7卷）。^②这与《开国》中的论点再次相连。

王前老师在书评中认为，正是丸山真男在战后启蒙（寻找主体性）中遇到了挫折，因而希望回到日本的古层，寻找启蒙失败的原因。

总之，丸山的研究始终在回答现实问题，希望能为现实日本的未来提供帮助。

4、丸山真男的自由主义与我们

丸山对“型”和“主体性”的强调，其实是他自由主义的两方面：秩序中需要自由才是好的秩序，自由要在秩序中才是好的自由。

那么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就是：丸山的秩序如何生成？在秩序中如何保障自由？

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会回答：秩序是自生自发的，国家仅仅需要保护市场和个人安全。秩序产生于自由，自由不需要由秩序保障。

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只需要尊重市场秩序，自由就可以诞生于其中。当然这一观点已经被马克思批判为虚伪的了。

那么丸山真男呢？从他对于福泽要求制定议事规则的正面评价来看，秩序似乎不是自发生成的，因为议事规则是人为制定的。此后他对法律革命的积极意义做出了评述，借用陆羯南的观点告诉读者：法律革命唤醒了人心。而法律同样也是人为的。那么至少在《开国》中，秩序并非自发的。

回到行动中，丸山批评清水几太郎强行要求会见首相，认为这不符合民主主义。这里的丸山在践行主体性的同时，又希望能够尊重某种形式性的原则（秩序）。但这种秩序能够保障主体性吗？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似乎是可以的，但在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现实中似乎是不能的。那么丸山为何要尊重它呢？我相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丸山在被认为是进步的同时，还被认为是保守的。这是笔者目前的阅读还无法回答的。

^① 荻部直『丸山真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年、183-185頁。

^② 荻部直『丸山真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新書、2006年、186頁。

如何保证人为的秩序保障自由、保障主体性，而不至于重走帝国日本黑洞式的、吸走一切的秩序的旧路？主体性和型之间的平衡究竟在哪里？丸山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是笔者今后阅读丸山的著作时可以关注的一个问题。而我们又可以如何从丸山的思想中寻找回答我们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并通过行动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这是更加困难的事情了。

当丸山真男遭遇国际关系理论

丸山真男《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幕末认识方式的变革》等文章与国际关系学科是直接关联的。这些著作甚至可以和英国学派形成对话，尤其是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和铃木胜吾的《文明与帝国：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丸山的这些文章秉持的国际社会观与英国学派是相似的，而且都强调了国际社会从欧洲向外扩散，他关心的焦点是思想史上日本如何看待和接受这种扩散，铃木的著作则更多从国家行为的角度进行探讨。国家行为方式往往反映该国思维方式，而思想界通过政治参与也会成为某种国家行为。

而《日本思想史中的问答体谱系》涉及的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则被认为是日本国际关系思想的最早作品。其中的三个人物分别对应着理想主义、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思想。^①有趣的是，在我接触到的朝鲜的国际政治思想中，印象最深的也是一篇问答体：洪大容《医山问答》。

但《三醉人经纶问答》反映了国际政治思想而非国际关系理论（变量语言），在当今美国社会科学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前面提到的英国学派是对美国的科学主义范式研究的反抗。）

这不代表丸山与国际关系理论无缘。在大矢根聪主编的《日本的国际关系论：理论的输入与独创之间》里，研究者们希望运用丸山“执拗的低音”的方法，探寻在一波又一波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输入日本时，有没有一种持续往复的“低音”在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中奏响。^②

^① 可以参考唐永亮：《中江兆民的国际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② 大矢根聪編『日本の国際関係論：理論の輸入と独創の間』勁草書房、2016年。

确实，在美国理论输入日本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一些国际政治思想，例如中江兆民、西田几多郎及其京都学派弟子等，都对国际政治有自己的见解。而猪口孝则认为西田几多郎、田畑茂二郎和平野义太郎是日本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①

而且日本从美国进口的理论也是一波又一波地传来的：从科学范式之前的传统现实主义到后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国际规范理论、制度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等等。这种模式与丸山真男的古层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丸山的古层研究是真的回到“古”层，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代文献中的历史意识。而大矢根聪等人的研究则没有追溯到那么古早，甚至并没有完成他们所设定的目标。

书中的一位作者做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在接受 Kenneth Waltz 的《国际政治理论》时，相比于第 5、6 章关于国际政治结构、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的论述，更关心第 7、8 章的权力分布和国际政治的稳定的论述（抽象度低）。因而相比于结构主义对科学性的讨论，日本学者更关注其具体的政策讨论。^②

那么，执拗的低音似乎是“更关注现实政策而不是普遍理论”。这种论调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并不新鲜，甚至不必把“执拗的低音”这一术语请出场。如果真正要从丸山的方法出发研究日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接受史，必须将这一结论推向更深的层面。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这种对于现实政策的关心反映了日本人怎样的历史意识？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或许就是，“更关注现实政策而不是普遍理论”体现了历史意识的古层中“永恒的现在”。这种对历史的顺从使得我们不需要理论，只需要让我们的政策跟随历史的潮流而发展。

这就是丸山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相遇方式。在当今全球国际关系学大行其道，世界各地都开始关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大背景下，丸山本人或许很难成

^① Inoguchi, T. (2007). Are There an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7(3), 369-390.

^② 岡垣知子「ケネス・ウォルツの日本的受容——見過ごされた「革命」」大矢根聡編『日本の国際関係論：理論の輸入と独創の間』勁草書房、2016 年、164-165 頁。

为我们建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来源（至少我还没有看出这种可能性）。但对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接受史的研究则是另一番图景了，它可以是一种理论史研究，也可以是思想史研究。丸山所提供的思想史研究方式，也成为了一种方法参与其中，这是值得欣喜的。